

中國圖冊民族史

郭廣綽題



中華書局



中国回回民族史

(上)

白寿彝 主编

马寿千 李松茂 副主编

中 华 书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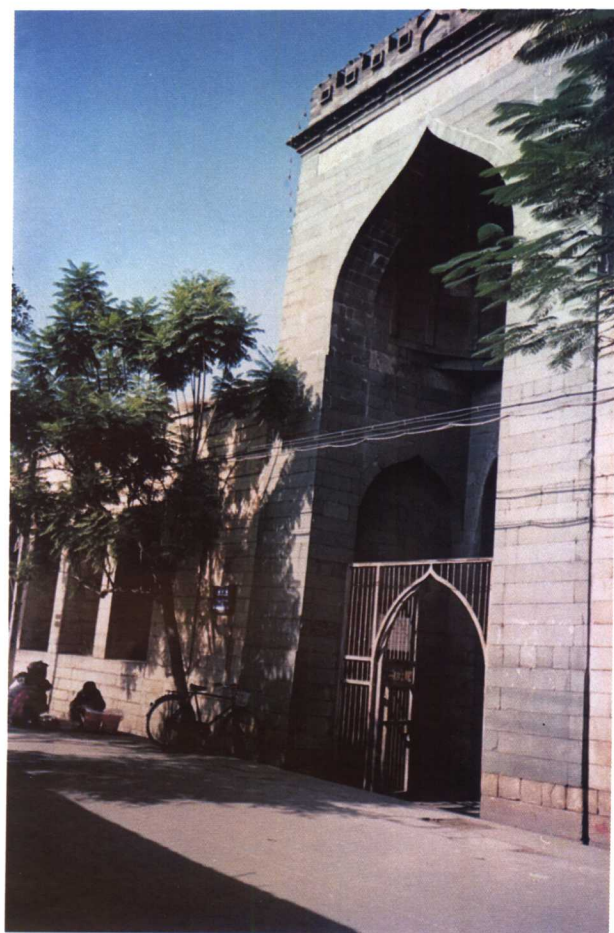
本书主编 白寿彝先生
(1909—2000年)



本书副主编马寿千（右）李松茂（左）与白寿彝先生



北京牛街礼拜寺



福建泉州清净寺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



宁夏同心清真大寺



元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墓
(昆明北郊松花坝水库)



郑 和 像



鄭和故里



杜文秀墓（大理下兑村）

甲 编

序
说

第一章 回族史系统研究的开端

回族形成于明,发展于清(清代前期和中期,即1840年以前),回族史的研究正式从清代开始的。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是也。”(《日知录》)他的说法是错误的。雍正、乾隆年间的杭世骏,在《道古堂文集》中,也大体重复了他的说法。乾隆、嘉庆年间的钱大昕,则作出了正确的解释,他说:“案回纥,唐时旧名,后称回鹘。……音转为畏兀,或作畏吾儿,与回回非一种。”(《廿二史考异》)这就是说,“回回”与“回纥”非一个民族或种族,不能视二为一。但“回回”这个名称,又是由“回纥”或“回鹘”音转来的,陈垣先生说:“关于回回名称的起原,研究者颇不乏人,如钱大昕、李光廷、丁谦均有所论列。其名实由回纥转变而来。”(《回回教入中国史略》)清末民初的屠寄说得更具体:“回回者,回纥之音讹也。……蒙兀西征,不暇深辨,举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凡摩诃末信徒,不以波斯、吐火罗、康居、乌孙、大食、突厥,通谓之回纥。而又不能正言,声讹为回回。”(《蒙兀儿史记》卷一百五十五)这样就得出正确结论,回回不是由回纥直接发展来的(尽管吸收有回纥的成分);回纥的直系后裔是维吾尔,但“回回”这个名称,则是由“回纥”音转来的。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研究,通常先由人物开始,回族史也如此。首先进行这一工作的,也应是钱大昕,他作《元史氏族表》,其中卷二“色目·回回”部分,列几十个回回世家,含其世系、官职等,

是关于回回人物史料的首次系统收集、整理。其后屠寄继续了这一工作,在《蒙兀儿史记》中列“色目·回回”表,增补了内容。钱大昕和屠寄是我国研究元史和蒙古史的有成就者,前者还是先行者。大凡研究元史和蒙古史的人都离不开回回问题,离开回回问题就不能对元史和蒙古史进行深入、全面研究,而回回史的研究也以元代为第一重要阶段。所以钱大昕、屠寄等人不仅是我国对蒙元史研究作出贡献的人,也是对回回史研究作出贡献的人,当然他们是站在蒙元史的角度研究回回史的。

人物的研究一开始还往往带有传说成分,这是因为人类历史研究一般是从传说时代开始的。回族历史可以说没有传说时代,但仍有些传说中的人物,如早期来华的穆斯林人物等。清晚期成书的《清真先正言行略》记载了这方面的人物,但也误收了一些非回回人物。如隋唐时期西北古民族铁勒、回纥的人物:契苾何力、契苾明、吐迷度、咄摩支、哥舒翰等,说明作者对回回早期历史认识不清,对回回、回纥缺乏严格界定。但更多地收集了有信史可考的回回人物,如元代的赡思丁、忽辛、哈散,明代的常遇春、沐英、铁铉、达云,清代的马雄、马宁、马注、刘智、哈元生、沙春元等,对研究回回历史人物作了早期工作。

以上这些工作或是零星的(名称的考订)、或仅某一方面的(人物资料的收集),处于回族史学童年或萌芽阶段。回族史的系统研究,回族史研究成为一门学科,是本世纪20年代开始的。

首先应该提到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刊于1926年的《史学与地学》第1期,是一篇史料性的文章。白寿彝先生肯定了其研究回教史的肇始地位,说:“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以陈汉章在中国史地学会出版的《史学与地学》第一期所发表的《中国回教史》为最早,发表的时间是1926年3月。”(《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陈汉

章引《明史·西域传》的资料,首从穆罕默德创传伊斯兰教开始,然后说到“回回”和“回纥”的关系,回回教和摩尼教、景教有无关系,唐代文献中和回教有关的记载,继是宋、辽、金、元、明、清文献中的资料。整篇文章引述资料几十种,有正史、官书和私人著述,有的书中的资料从不同角度多次引录,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以资料说话。陈汉章自己的话少得又少,大体只有这些:“中国人有合回回于回纥者,有以回回教为回纥之摩尼教者。”“又有疑回回教源于大秦景教者。”陈汉章的结论是,“回回本与回纥无涉”,“回回教亦与摩尼教、景教无涉”。他引录唐至清的中国大量文献,说中国关于回教的记载,“始见于唐”,“继见于宋”,“旁见于辽金”,“众见于元明”,“清更多所事焉”,这已构成一篇简明的中国回教史。但他在引录史料时,有的没原文照引,而是有所删节,仍注出自原书,这就难免导致读者误解。开头引的《明史·西域传》中的一段文字即如此。不论如何,陈汉章总是开始了中国回教史的系统研究,写出了中国回教史的第一篇系统文章,在资料的收集、整理、排列方面也不能说没有成绩。他还根据旧、新两《元史》,并补充《元诗选》、《元文类》、《至正集》、《元西域人华化考》等书中的资料,作“回回人”表,把回回人物的资料收集、研究工作推进一步。

1948年11月,白寿彝先生编著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出版时,将陈汉章文置于第一篇,肯定了其研究中国回教史的开拓地位。同时在篇末又注明:“本文……原无标点今代加。及原文错字不少,今就所知,为之改正。又原文引书有删节处,有倒错原来次第处,今只就原文照印,不再一一校正。”

在陈汉章文发表的次年(1927年)3月5日,陈垣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作回回教问题的演讲,题目是《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沅君记,同年9月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

第6号,次年又在《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1928年1月)刊出,改题《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为系统研究中国回教史的又一篇名作。

陈垣首先讲他研究中国回教史的计划,说“二十年前,余即有意编纂《中国回教志》”,内容包括《宗教志》、《典礼志》、《氏族志》、《户口志》、《寺院志》、《古迹志》、《金石志》、《经籍志》、《人物志》、《大事志》,附《中回历对照年表》、《历代哈里发世系表》、《唐宋辽大食交聘表》、《元明清回回科第表》。后因调查方面的困难,“此书至今尚未完全成功。近又思缩小范围,改变体例,名为《中国回教史》。今晚所讲,即其中之一部分”。陈垣先讲回回历,说“欲知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应先知中回历法之不同”。“明乎此,方可言回教何年入中国”。在此之前,1925年7月,陈垣已编出《中西回史日历》,在《例言》中对回回历有精确说明;同年还完成《二十史朔闰表》,在《例言》中对回回历亦有说明,可知陈垣讲演《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时,对回回历法已成竹在胸。陈垣继讲大食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典籍中关于回教的记载,从唐至五代,至宋、元、明、清,间讲“回回”、“伊斯兰”、“回回教”、“穆士林”等名词的起源和演变。最后分析“回教势力传播之原因”,认为有四点:商贾之远征、兵力之所届、本族之繁衍、客族之同化,还认为“回教在中国不传教”、“回教不攻击儒教”。陈垣通篇讲演以扎实史料为依据,末了又提出使用史料的原则:引用第一手资料,不得已时方可转引第二手材料;引用史料不得任意删节、窜改,说“凡考证家引用古书,为行文方便,删节字句,原无不可,然不可任意改窜,仍称出自原书,眩人耳目”。从回教史本身到回教史治学都讲到了。

陈垣先生在讲演开始时提到的《中国回教史》,后来没有完成;他在讲演最后说的“拙著有《回教汉文著述表》,为《中国回教志》中《经籍志》之一部”,我们今天也没见到。我们见到的、传世至今的,

是这篇《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后改名《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的著名演讲。

1935年春,白寿彝先生在河南开封主编《伊斯兰》月刊时,在第4期“谈座”栏刊出《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一文,内中说:“回教入中国千余年,而中国回教史专书之作绝少。五六年前,陈援庵先生讲《回回教入中国概(史)略》于北大,冯沅君记之,刊于《东方杂志》。此为中国人对于中国回教之第一篇有系统的讲述。”“第一篇有系统的讲述”,是白寿彝先生对陈垣此篇讲演的崇高评价。1936年3月,《图书季刊》刊出的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一文,重刊了这段话。1948年11月白寿彝先生出版他编著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时,收入了陈垣先生这篇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组编《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由白先生负责,在第一稿“参考资料”本的“题记”中提到陈垣这篇文章,说史学界前辈陈垣先生关于回回历史方面的著作,民族问题研究会关于回回民族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编出这一本资料来。1980年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白寿彝先生在纪念文章中再提到陈垣这篇讲演,说“他对伊斯兰教,虽只留下来《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这一篇演讲词,但他编纂中国回教志的设想,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白寿彝先生的《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白先生作为附录,将陈垣文和其他几篇重要文献收入其中。陈垣先生的讲演伴随我们走过了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大半个世纪。

这里必须附带说明,陈垣、陈汉章写文章的当时,还没有今天我们关于“回族”的这个科学概念,他们所说的“回教史”包含我们今天的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两种内容或两个学科。这是当时的认识。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